

计划中的计划，骗局中的骗局，秘密背后总有另一个秘密……



三部曲之三 | 永世英雄(下)

THE HERO OF AGES

迷雾之子

MISTBORN

[美] 布兰登·桑德森 著
王育伟 戴文超 译 李天奇 译审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迷雾之子 MISTBORN



三部曲之三 | 永世英雄（下）
THE HERO OF AGES

[美] 布兰登·桑德森 著
王育伟 戴文超 译 李天奇 译审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12-164 号

MISBORN: THE HERO OF AGES

© 2008 by Dragonsteel Entertainment, LLC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Dragonsteel
Entertainment, LLC c/o JABberwocky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迷雾之子Ⅲ：永世英雄／(美)桑德森著；王育伟，戴文超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

(幻想文学精选)

ISBN 978-7-5520-0039-9

I. ①迷… II. ①桑… ②王… ③戴…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45581号

出品人：缪宏才

总策划：闫青华

责任编辑：应韶荃

特约编辑：沈丽凝

营销编辑：陈轶

封面设计：万语设计联盟·陈娴

迷雾之子Ⅲ：永世英雄

[美] 布兰登·桑德森 著 王育伟、戴文超 译 李天奇 译审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有限公司

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 邮编：200020

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

字数 660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23.25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0039-9/I·052

定价：60.00元

第四部



完美的毁灭者

一个拥有某种力量的人，比如一个熔金术师，若是后来又获得了一根赋予他同样力量的盗金术钉子，就会变得异常强大，抵得上两个未使用增强法术的熔金术师。

一个搜寻师变成审判官以后就会拥有使用铜增强法术的能力。这个简单的事实解释了为什么有那么多审判官都能穿透铜障。



45

纹放弃了攻击，落到地面，但她仍然很紧张，猜疑地眯起双眼。忽明忽暗的灯光从后面映照着睿，他看起来还是她记忆中的那个样子。当然，四年的时间多少改变了他一些，他更高了，身材更加伟岸，但面部的线条依然硬朗，从来都不笑。她很熟悉他的这个姿势，孩提时，他就常常像现在这样站着，不高兴地抱着手臂。

回忆如潮水般涌上心头。她原以为自己早已忘却，或者屏蔽了这部分记忆：睿的殴打、严厉的斥责、他们从一个城市鬼鬼祟祟地转移到另一个城市。

然而，屏蔽这些记忆是明智的。她已经不再是那个幼小的女孩，只会在困惑的沉默中挨打。回首往事，她依稀记得睿在做某些事情时流露出的恐惧。他一直都害怕这个有着一半熔金术师血统的妹妹会被审判官发现并杀死。每次她冲到前面去，他就会痛打她一顿。当她表现得太能干时，他会冲她大吼大叫。只要他担心审判官发现了他们的行踪，就会立即带她转移。

睿是为了保护她而死的。他带着一种扭曲的责任感，把她调教得偏执而又

多疑，因为他坚信只有这样，她才能在最后帝国的街头上生存下来。她一直跟着他，忍耐着这种教导。在心里，无需在心灵深处，她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睿深爱着她。

纹抬头和储藏密室里站着的男人对视着。接着，她缓缓地摇了摇头。不，她想，虽然看上去像是睿，但那不是睿的眼睛。

“你是谁？”纹质问。

“我是你的哥哥啊。”那个人皱着眉头说，“没过几年啊，纹。你变得这么没礼貌，我以为我把你教得很好呢。”

他倒是了解睿的怪脾气，纹警惕地迈前一步，思忖着。可他从哪里学来的呢？睿活着的时候，从来没有人觉得他有多重要。才不会有人想要去研究他。

“你从哪里拿到了他的骨架？”纹绕着这个人转了一圈。储藏密室的地面很粗糙，摆满了一排排的架子。四面八方都是阴森的黑暗。“你怎么能形成这么像他的容貌？我以为坎德拉兽只有消化了一个人的尸体才能模仿得好。”

无论如何，他肯定是一个坎德拉兽。不然，还有谁能模仿得如此惟妙惟肖？那个人转过身，一脸困惑地看着纹。“你在搞什么鬼？纹，我知道我们俩不是那种一重逢就会亲密拥抱的类型，可我确实以为你起码还认得我。”

纹没有理睬他的怨言。睿，还有后来的布里兹，把她调教得极为出色。她看到的如果是睿，她一定会认出来的。“我需要情报，”纹说，“关于你们坎德拉兽的情报。有一个叫天宿的坎德拉兽，它一年前回到了你们的大本营。”

“纹，”冒牌睿肯定地说，“我不是什么坎德拉兽。”

我们走着瞧，纹心想。她燃烧着锌探身向前，利用熔金术燃烧硬铝所产生的强大情感力量去震撼这个冒牌货。

他一动都没动。这样强大的力量本可以让一个坎德拉兽完全听从纹的控制，就像对克洛兽的影响那样。纹有些动摇了。尽管她用锡提高了视力，但随

着灯光逐渐暗淡，越来越难看清这个冒牌货的真面目了。

熔金术产生的情感力量没能影响到这个人，说明他不是坎德拉兽。但他也绝不是睿。纹似乎只有一种合理的选择了。

她选择了攻击。

不论这个冒牌货是谁，他都对她了如指掌，甚至能够预见到她的一举一动。虽然他假装惊讶地大叫起来，但他却能在刹那间向后一跳，躲过了她的攻击。他动作轻快，以至于纹几乎可以肯定他是在燃烧白蜡。实际上，她仍然能感觉到他的熔金术脉动跳动，可是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她却难以判别他到底燃烧的是什么金属。

不管他燃烧的是白蜡还是什么，他使用的熔金术进一步加深了纹的怀疑。睿从来都不是一个熔金术师。不错，他们阔别多年，他有可能发生了突变，但纹认为他根本不具有熔金术师的贵族血统。纹的能力来自她的父亲，而睿和她只是同母异父的兄妹俩。

她试探性地再次进攻，想看看这个冒牌货的身手如何。他仔细观察着纹的来回走动和不断进攻，始终能避开她的袭击。纹企图把他逼进架子之间的角落里，但他太警觉了，让她无法得逞。

那个冒牌货又一次跳开，闪过了她，开口说道：“这有什么意义呢？”

他没用过铸币，纹想，他不用铸币来跳跃。

“你就算完全暴露了自己，也攻击不到我的，纹。”假冒的睿说，“我明显比你身手更好。我们能不能停下来，继续谈些更重要的事情呢？你难道一点也不好奇我过去四年都在做些什么吗？”

纹退后蹲伏下来，像一只猫般准备着发起突袭。她笑了。

“你笑什么？”假冒的睿问。

就在这一瞬间，纹的停顿显示出了效果：他们身后的灯盏终于熄灭了，整个储藏密室笼罩在黑暗中。然而，凭借穿透铜障的能力，纹仍然可以感觉到她的敌人。她一开始感觉到有人在这个房间里时就把铸币袋向后一丢，所以现在她的身上没有任何金属，她的敌人将无法发觉她在接近。

她整个人扑上前去，想要抓住敌人的脖子，把他捏在掌心。他的熔金术脉动并不能让她看到他，却能让她确知他的位置。这一点优势足矣。

但她错了，他像之前一样轻而易举地躲过了她。

纹一下子呆住了。是锡，她想，因为他能听到我在接近。

于是，她踢倒储藏密室里的一排架子，在架子倒下并在房间里发出巨大的回声时，再次发动攻击。从架子上坠落的罐子在地板上滚成一片。

假冒的睿还是闪过了她的攻击。纹彻底惊呆了。有什么东西非常不对劲。不知道是通过什么方式，他总能感知到她的举动。储藏密室里变得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和光线从四壁反射回来。纹蜷缩起来，一只手轻轻放在跟前冰冷的石块上。她能感觉到，他的熔金术产生的力量源源不绝地向她涌来。她全神贯注，试图辨识出产生这种力量的金属。可是，他的脉动暧昧不明。模糊不清。

她意识到：这样的脉动有些熟悉，我第一次感觉到这个冒牌货时，难怪他的脉动让她感到熟悉。我还以为，还以为他是雾灵。

没有了灯光的干扰，她把感受到的形象和睿的形象一比较，就发现了她一直没看出来的地方。

她的心开始砰砰狂跳，今天晚上，算上被囚禁于此，她还是第一次开始感到害怕。这样的脉动和她一年前感受到的一模一样，正是它把她引到了升华之井。

“你为什么到这儿？”她对着黑暗小声说。

一阵大笑，洪亮而放肆地在空旷的储藏家里回响着。又一波力量袭来，但那个冒牌货没有发出任何脚步声。他的脉动突然变得强劲有力，让人无法抵挡。储藏密室里的回声听起来那么不真实，仿佛穿越了阴阳两界，释放出一股股力量冲击着纹。她在黑暗中退后一步，差点被自己刚才踢倒的架子绊倒了。

“我早该料到你不会上当的，”一个和善的声音在纹的耳畔响起。是它的声音。她只听到过一次，那还是在一年前，她从升华之井把它放出来的时候。

“你想干什么？”纹喃喃道。

“你知道我想干什么，你一直都知道的。”

她的确知道。她当年触碰到它的那一刻就知道它想要干什么。她把它叫做毁灭之神。它的目的很简单。毁灭这个世界。

“我会阻止你。”纹说。可是，面对一股她无法理解的神力，一个超越人类和人类世界的存在，说出这样的话，实在是太傻了。

它又是一阵大笑，但这一次笑声仅仅在她脑中回响着。她依然感觉得到毁灭之神的脉动，虽然辨别不出它的脉动跳动来自何方。它包围着她。纹强迫自己站起来，站直了。

“啊，纹，”毁灭之神的声音听起来像父亲一般亲切，“你表现得好像我是你的敌人似的。”

“你就是我的敌人，你想要毁灭我所爱的一切。”

“难道毁灭都是不好的吗？”它问道，“难道不是所有的东西，甚至这个世界，都迟早会毁灭的吗？”

“但没有必要去加快事物的毁灭。”纹说，“没有理由去这么做。”

万事万物都受制于其本质，毁灭之神仿佛在绕着她飘动。她感觉得到它的抚摸，像雾一样潮湿而又轻柔。“纹，我就是毁灭之神，你不能责怪我履行自己的职责。没有我，就没有毁灭。一切都不会终结。但也就没有新生。我就是新生。你会和新生去抗争吗？”

纹陷入了沉默。

“不要因为世界末日的来到而悲戚。”毁灭之神说，“这一天早在这个世界上诞生之日就已注定。死亡也是一种美——终结之美，毁灭之美。”

“因为，只有到那一天，所有的一切才真正完结。”

“够了！”纹断喝一声。冰冷的黑暗中，她感到孤独和窒息。“不要再奚落我了。你为什么来到这里？”

“来到这里？”它问道，“你怎么会这么问？”

“你为什么现在出现在这里？”纹说，“难道你来就是为了嘲笑我沦为阶

下囚吗？”

“我可不是‘刚刚才出现的’，纹。因为，我从来都没离开过。我一直和你在一起。我是你的一部分。”

“胡说，”纹说，“你刚刚才露出真面目。”

“我在你面前露出了真面目，不错，”毁灭之神说，“但是，我发现你一点也不明白。我一直都在你身边，即便你看不到我。”

它停顿了一下。储藏密室里顿时一片静默。

当你一个人的时候，就不会有人背叛你了。脑海深处一个声音在低语。那是睿的声音。她时常听到的那个声音，听起来几近真实，像是她的心在讲话。她一直想当然地以为这个声音只是自己的一部分灵魂在讲话，是睿的教导的遗留物。是一种本能。

所有人都会背叛你，纹。这个声音重复着它经常提出的那个建议。慢慢地，它从睿的声音转换到了毁灭之神的声音。所有人。

我一直都和你在一起。你从童年时起就在脑海中听到我。

毁灭之神的逃脱需要有一定的解释。这是连我都难以理解的一个问题。

毁灭之神不可能借助于升华之井的神力。升华之井是保护之神的作品，而保护之神与毁灭之神不共戴天。

不过，囚禁毁灭之神的监牢却是由升华之井的神力造就的。所以，这座监牢也源自保护之神的力量，也就是升华之井的神力源泉。这股神力如果不立刻占为已有的话，一经释放便会消散殆尽，就像转动了一把钥匙，而随之“打开的锁”最终把毁灭之神放了出来。



46

“好吧，”布里兹说，“那么有人想猜猜看我们团队的间谍最后是如何变成一个假宗教卫道士兼自由战士的吗？”

萨奇德摇摇头。他们坐在审判部地下的洞窟中。布里兹声称自己厌烦了差旅配给制度，下令让几名士兵打开储藏密室里的一些补给品，准备一顿更为适意的美餐。萨奇德本来会有所抱怨，但看到这座储藏密室里的物资如此充实，就连嗜食如命的布里兹也不可能耗掉其一二，他也就作罢了。

他们等了“幽灵”一整天，也没见他回来。城里的气氛颇为紧张，他们的大部分线人都已转入地下，以待第一公民消除对叛乱的疑心。街上有士兵巡逻，钢铁教团大楼外驻扎了一支人数不少的分遣队。萨奇德担忧的是，第一公民会把布里兹和萨奇德跟“幽灵”在刑场上的表现联系起来。看来他们在厄尔图市自由行动的日子就要到头了。

“他怎么还不回来？”奥瑞安娜问道。她和布里兹坐在一张从某个贵族的

空宅里偷来的精美桌子旁。当然，他们已经换回了自己的上等衣裳。布里兹穿着套装，奥瑞安娜穿着一件桃色的裙装。他们一向换装极快，好像急于申明他们的贵族身份。

萨奇德不和他们一起用餐，他没有什么胃口。戈兰德尔上尉倚靠在近处的一个书柜上，坚守着岗位对士兵们发号施令。虽然这个好脾气的人和平常一样带着笑容，但萨奇德从他的号令看得出来，他因为担心可能遭受袭击而忧心忡忡。他竭力确保布里兹、奥瑞安娜和萨奇德都待在洞窟的保护圈里。就算被困住也要比死掉强。

“我敢保证那孩子没事的，亲爱的。”布里兹终于回答了奥瑞安娜的问题，“大概他担心自己今天的所作所为会牵连到我们，所以还不回来。”

“也许如此，”萨奇德说，“也许他没法通过外面监视我们的士兵们这一关。”

“他可是在我们眼皮底下溜进那座烈火熊熊的楼里，我亲爱的伙计，”布里兹说，“我猜他可能碰上了一些狠角色，尤其是现在外面天色已晚。”

奥瑞安娜摇了摇头：“要是他当时还是偷偷溜出那座楼，而不是在众目睽睽下跳下楼顶，就好了。”

“可能吧，”布里兹说，“不过，一个造反英雄一定会让敌人知道自己的意图。他怀抱着小孩从着火的楼顶上跳下，对人们产生的心理影响不可估量啊。不仅如此，他还是当着那个正要烧死小孩的暴君的面做出这一切。我真没想到，亲爱的‘小幽灵’竟然有表演的天分！”

“他已不再是‘小幽灵’了，我觉得。”萨奇德平静地说，“我们太习惯于忽视‘幽灵’了。”

“习惯这个东西啊，我亲爱的伙计，”布里兹冲萨奇德晃着一把勺子，说道，“我们不怎么注意这个家伙是因为他几乎没发挥过大作用。这不能怪他，他还年轻着呢。”

“纹以前也很年轻。”萨奇德说道。

“纹嘛，你得承认，她是个特例。”

这一点萨奇德确实无可反驳。

“不管怎样，”布里兹说，“想想我们看到的事实吧，并不是真的那么耸人听闻的。‘幽灵’是幸存者团队的一员，他在厄尔图待了几个月，成了这里地下群体的偶像。他们理所当然地会盼望他像凯尔西拯救卢萨岱尔那样拯救他们。”

“我们忘记了一点，布里兹大人。”萨奇德说，“他是从两层高的楼顶上跳下来，落在鹅卵石铺就的地面上。一般人像这样跳下来，不是断了骨头，就是摔死了。”

布里兹迟疑了一下：“你认为，他是在演戏？大概他在降落前准备好了什么着陆的软平台？”

萨奇德摇着头说：“我觉得‘幽灵’不太可能策划并执行一场这样的营救表演。要演这么一出戏，他必须得到地下群体的帮助，可那样的话，就失去这个效果了。如果他们知道‘幽灵’要弄诡计才得以幸存，我们就不会听说现在关于他的那些谣传了。”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布里兹扫了奥瑞安娜一眼，问道，“你的意思不会是说，‘幽灵’一直都是个迷雾之子吧？”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萨奇德轻轻地说。

布里兹摇着头，哈哈一笑：“我怀疑他一直瞒着我们，我亲爱的伙计。他竟然从推翻御主大帝的大混乱一直到卢萨岱尔的陷落，都从未告诉大家他不只是个锡眼师那么简单！我简直无法接受这一事实。”

要不然的话，萨奇德心想，你也不会相信你从未发现过真相。不过，布里兹说得有些道理。萨奇德是看着“幽灵”长大的。这孩子一向羞涩窘迫，但从不会撒谎。确实难以想象他竟然从一开始就是个迷雾之子。

可是，萨奇德亲眼看到“幽灵”从楼顶跳下。他的坠落如此优雅，那种独特的姿态和自然的平衡感，只有燃烧白蜡的人才可能做到。萨奇德发觉自己想要用红铜智库了，这样才能查出关于人们本能地迸发熔金能力的参考资料。早年还是一个迷雾行者，以后有可能变成一个全能的迷雾之子吗？

这件事处理起来很简单，也是他这个大使应尽的职责。也许他可以花上一点时间，查询那些储藏的记忆，搜索一些事例……

他有些犹豫不决。他想：别傻了，你还不是在找借口。你知道一个熔金术师不可能获得新能力的。你找不到任何事例的，因为这样的事情压根儿不存在。

他没有必要去查询金属智库。他有个绝好的理由把那些金属智库束之高阁，只要没有从谎言中甄别出真相，他就不是一个称职的保管师，就没资格分享收集到的知识。

我最近有些分心了。他下定了决心，站起身来，离开了其他人。他径直走到自己在储藏密室内的“房间”——那里挂着几块毯子，可以隔断他与众人的视线。桌上放着他的文件卷宗。“房间”角落里，紧挨着一个满是罐装物的架子，放着他的满满一袋金属智库。

不，我向自己做过承诺。我要信守诺言。我绝不能因为新出现了什么宗教诱惑我，就让自己变成一个伪君子。我要坚定一些。萨奇德又想。

他在桌前坐下来，打开卷宗，拿出该看的一页。上面列出了纳拉赞人的宗教信条。纳拉赞人信仰的是特瑞尔神。萨奇德一贯偏爱这种宗教，因为它注重对数学和天文的学习研究。他特意把它留到最后看，但他这么做，更多地是出于别的担忧。他一直想推迟他知道终究会发生的事情。

毋庸置疑，他一读起这种宗教，就发现了它的教条中的种种漏洞。的确，纳拉赞人精通天文知识，但他们对来生的教义却很肤浅，几乎可以说无规可循。他们的教条故意语焉不详，里面说：应该让每个人自己去发现真相。读到这里，萨奇德就心灰意冷了。不提供答案的宗教有什么用处呢？对于信徒的提问，回答多半是“去问特瑞尔神吧，他会回答你”的宗教，何必要信仰它呢？

他还不能立即放弃这种宗教。他强迫自己暂时把它放在一边，承认自己现在不在学习的状态。实际上，他觉得自己现在的状态不适合做任何事情。

假如“幽灵”真的变成了迷雾之子，怎么办呢？他思索着，思绪又回到了之前的谈话上。这似乎是不可能的。然而，他们曾经以为自己了解熔金术，比如熔金术师仅能使用十种金属，很多这样的了解却被证明都是虚假的，是御主

大帝为了隐藏某些惊天秘密而故意留下的谎言。

也许熔金术师真的可以本能地迸发出新的能力。或者，“幽灵”成功地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只不过是用了什么更普通的办法？可能就是这个原因，让“幽灵”的眼睛变得那么敏感。也许是药物？

无论是什么原因，萨奇德还是充满忧虑，现在的情况使得他无法集中精力去研究纳拉赞宗教了。他不停地有一种感觉，一场风暴正在展开。而“幽灵”就处于风暴的中央。

这孩子在哪里呢？

“我明白你为什么如此悲伤。”“幽灵”说。

蓓尔德扭过头，脸上现出惊讶的表情。她开始没有看到他，可能是因为他站在迷雾深处。不过他也很难确定。

他向前走去，穿过第一公民房子外曾经是花园的一片土地。“我想明白了，”“幽灵”说，“起初，我以为你因为这个花园而悲伤，它过去一定很美丽。在你哥哥下令铲除所有的花园以前，你一定见过这里有多么美丽。你也有贵族血统，很可能过去就生活在上流社会。”

听了他的话，她的表情越发惊讶。

“是的，我明白，”“幽灵”说，“你哥哥是一个掷币者。我感受到过他的脉动跳动，就在市场街。”

她仍旧缄默，她比这里曾经有过的花园更为美丽。但她退后了一步，因为她终于看到了迷雾中的“幽灵”。

“最后，”“幽灵”继续说，“我还是肯定我想错了。没有谁会因为一个花园而如此悲伤，不论它曾经多么美丽。后来，我又认为你眼中的悲伤是因为不能参加你哥哥的议会。他会见最重要的官员时，总是把你打发出来，到花园里。我明白被重要的人排除在外是一种什么感觉，自己很无能的感觉。”

他又向前走了一步。脚下是被人铲过的杂土，上面覆盖着一寸厚的灰层，而这就是曾经的沃土的现状。他的右侧是蓓尔德经常盯着看的孤零零的灌木

丛。他没有看它一眼，还是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我又错了，”他说，“不能参加你哥哥的会议只会让你沮丧，但不会带给你这样的悲痛，这样的哀伤。现在我明白你为什么悲伤了。今天下午我第一次杀死了人。我曾经参与过推翻帝国，也帮助过建立新的帝国。可我从来没有杀过人，直到今天。”

他顿了顿，看着她的双眸。“不错，我明白你的悲伤了。我一直想要弄明白你为什么如此悲伤。”她回过头去。

“你不该在这里，”她说，“这里有守卫……”

“没有，”“幽灵”说，“现在没有了。奎林派了太多人到市里，他害怕会爆发一场革命，就像卢萨岱尔那里的革命。人们会像他当年窃取政权时一样奋起革命。他理应害怕，但他不该只给自己的宫殿留下区区几个守卫。”

“杀了他，”凯尔西低语道，“奎林就在里面，这是个绝无仅有的良机。他该死，你知道他该死的。”

不，“幽灵”想，不能是现在。不能在她面前。

蓓尔德扭头看了他一眼，她的眼神严厉起来。“你为什么来这里？来嘲弄我？”

“幽灵”说：“来告诉你，我理解你。”

“你凭什么这么说？”她说，“你不理解我，你根本不认识我。”

“我觉得我理解你。”“幽灵”说，“今天我看到了你的眼神。当你看着那些人被引向刑场时，你的眼里充满歉疚之情。你为你哥哥的谋杀而歉疚。你感到悲伤，是因为你本来能够劝阻他。”他又向前走了一步。“可你做不到，蓓尔德。他的权力腐蚀了他。他也许曾是个好人，但现在不是了。你意识到他在做什么了吗？你的哥哥在谋杀，只为了得到几个熔金术师。他抓捕熔金术师，然后威胁杀死他们的亲人，除非他们按他说的去做。这能是一个好人的所作所为吗？”

“你真是个单纯的傻瓜。”蓓尔德轻声说，但她没有看着他的眼睛。

“我明白，”“幽灵”说，“如果是为了捍卫国家的安定，死几个人算得